


李碧华 著

怪谈精选集·卷一

奇幻夜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李碧华 著

怪谈精选集·卷一

奇门夜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怪谈精选集:(卷一)·奇幻夜/李碧华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

2006. 8

ISBN 7-5396-2763-8

I. 怪... II. 李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44644 号

怪谈精选集(卷一)·奇幻夜

李碧华 著

责任编辑:徐海燕 胡 莉

出 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网 址:www.awpub.com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上海市北印刷(集团)有限公司

开 本:880×1260 1/32

印 张:8

字 数:200,000

版 次: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2763-8

定 价:20.0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印厂调换)

目录



味噌汁·····	1
钥匙·····	9
纠缠·····	27
白虎·····	85
素脚·····	97
一根绣花针·····	105
蓝蜘蛛·····	113
流星雨解毒片·····	123
三千层亚麻布·····	139
三吋·····	153
双妹墨·····	163
万华镜·····	173
10 号房间的约会·····	185
惊蛰·····	199
牙膏·····	209
耳朵变成邮票·····	219
荔枝债·····	229
白花花的皮肉·····	243

味 噌 汁





“喝点滚烫的味噌汁吧。”护士和子给野间忠夫端上一碗节日的杂煮，“我已经为病人到寺庙去祈福，消除一百零八个烦恼。”

野间忠夫缓缓地接过了碗。

预备离开疗养院时已是新年。

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，渐渐不愿想起。

他是战败国的俘虏。被苏联方面从西伯利亚遣返中国，曾关押在“抚顺战犯管理所”接受思想改造六年。即使是满洲国的皇帝溥仪，也同一待遇。

终于他与一批同僚获释，在舞鹤登陆，回到和歌山县。

他并没有马上进老家的门。他得了一种极奇怪的病症，这四十多岁的军人，不肯喝水……

又住院五年，说是痊愈了。他近日比较乐天，而且善忘。没有人知道是不是因为针药和电疗的结果。

野间忠夫迟疑地瞧瞧那冒着氤氲蒸气的味噌汁。他渴望了很久，过年了。他平静的新生活。

和子鼓励地：“慢慢喝。里头有小年糕呢。”

学习自己喝汤。唇凑近碗沿。圆形的小镜饼，浮荡而黏腻。
她笑：“先小小地喝一口——”

蓦地他抖起来。

又是那只小手！它还在！

细嫩，白胖，长着梨涡的小手。无辜而天真地伸张着。像一下最终的哀求……

野间忠夫脸色煞白，那条冰凉的回忆的蛇又爬上了脊梁。他分明见到它。他又见到它！霹雳一声碗摔在地上。

“烫着了？”和子皱皱眉。

他啜嚅地：“……没什么。”

小手搔抓到他心上。轻轻地，很痒。

“我好了！”他强调。

日子并没有过去——

野间忠夫奋力地喊：“杀！杀！杀！”用他惨烈的叱喝来壮胆。

花姑娘！

一脚踢开破木门。这村庄已被“征收”。别说鸡，连鸡蛋也找不到。但他曾杀得那么痛快，心底总是有些什么要宣泄，它在里头跌跌撞撞，找寻出路，他要花姑娘！二十五时入伍，高小毕业，一向只当卑下的搬运工人。只有在战场上才是强悍的侵略者。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七日，随军登陆吴淞铁路栈桥。中国军队从上海撤退，他们步步进逼。十二月十三日，占领南京。

南京！中国的首都！

谷寿夫团长下令解除军纪三天。屠杀开始了。一旦掌握武器，

占尽优势，野间忠夫已是个极其“标准”的士兵。学校的老师、寺庙的和尚、报上的招募广告、广播上的“玉音”……都这样教晓他。

炕上瑟缩着一男一女。灶上冒着热气。

他像一头兽地看着她。先把男人抓出来。

在“战争”神圣的遮荫下，只不过一个士兵，一般人良心绝不允许干的任何事情，他大白天就可以为所欲为。

眼睛红了。

这个一塌糊涂的狗窝似的家。

野间忠夫一手扯开染了血污的棉被。唔，先把男人抓出来——稚嫩的男子，十三四岁，头发剃得像刺猬，脸上涂了泥巴和锅烟子。

女人紧张地盯住他俩。

太有经验了，突如其来伸手在下体摸一把，他惊惧地护住，“他”是个姑娘！

野间忠夫狞笑着扯。女人咬牙仆倒地上，屈辱地哀求：

“求求你，放过我妹子。她还小，我代她！”

女人挺身而出，卑贱地先拉开自己的衣襟，挡在他与妹妹中间，她流泪：“我代她！”

他咆哮着把妹妹推到墙角，女人死命纠缠，妹妹咬他，踢他……

“鬼子！禽兽！”

野间忠夫盛怒地抓住她的头，撞向砖头造的墙上。妹妹软软地垂滑。

女人狂哭。

他重重地扇了几个巴掌，在她昏眩痉挛的当儿，撕扯下裤子，像野狗似的扑上去。

“哇哇！”

突然，是婴儿的哭喊，凄厉地一声紧似一声。

他马上扭过头来。

女人光着下体飞扑到一个木桶旁，几件衣服盖在上面。她用整个身体捍卫着。野间忠夫一步一步走过来。她浑身哆嗦，但非常坚定，她的眼睛警告他，无论如何，他不可以动孩子一根毫毛。

连一个这样的女人也征服不了！他觉得是侮辱，他是战胜国、统治者，他是英勇凶悍的关东军士兵。一脚踩上她肩膊，一手把她的臂拧弯，不费劲地把婴儿倒提起来。

“不不不！”

婴儿哇哇地在半空晃荡。

母亲发狂地，捡到什么用什么扔他，妄想抢回孩子，她抓住他上衣，伸尽了手，沾不着边儿。蓦地摸到他的军刀。他警觉：

“八架野鹿！”

野间忠夫抽出军刀，猛向她颈部劈去。

——一下子，时间僵硬地凝住了。

刀很锋利，但慌乱中，用力不当，只是斜斜地劈下，头颅半侧地吊挂着。

嘶——嘶——嘶——泄气的声音。

她很痛苦，用爬满血蜘蛛似的红丝的眼睛死盯着孩子。伸出不听使唤的手，企图把头颅扶托回原位。她也许只想说：放过我

的孩子！

婴儿毫无节制地哇哇大哭，因身体倒转过来，那哭声很难听。像锥子在刮铁片。

野间忠夫恨透了这不如意的一天，什么都得不到，白费了力气。

灶口有个冒着热气的锅，他翻开了锅盖，正煮着一些浮着叶子的汤。他把所有的怨愤不满，都发泄在这一下手势——

婴儿凄哑地沉默了。

日子一天一天过去。

多少年了。战犯把一切都交代清楚，倭过于身为战争的工具，方被引领实施一切残酷而又恐怖的军事行动。

某一天，这只煮熟了的小手又如故人般，找他来了。

野间忠夫一直不怎么肯喝水。

口腔里一点唾液也没有，舌头紧贴上腭，胶结在一处，那么干涩、枯竭。只渴望喝一口水——每当他受尽煎熬焦灼的唇凑近时……

没有控诉，没有斗争，那是世上乏力而又软弱的，婴儿的手，黏腻如软软小年糕。

枉死的亡魂太多，不知向谁索偿。也许只因最初的记忆中有他。不肯放手。

野间忠夫很长寿呢。今年七十八岁了。

这诡秘的惊怖惆怅，一直伴他老去。没有人可以分担，只是永恒的隐疾。他不能死，他得这样活下去……

钥 匙





我的冷汗像一条条小虫，蠕蠕爬下来……

回想最初，只不过是电话。

“铃——铃——”

电话响了。我知道又是这可恶的神秘人：“喂——喂——”

果然！

我入伙才一个月，装修、搬家、整顿一切，已累得半死，还要受这种无头电话的折腾——我猜“她”是女人，凭我对轻微呼吸的直觉。她好像迫切地找一个人，但又不敢开口。

不知这电话号码上家是谁。但我有时工作至午夜，灵感被它打扰，实在太气恼了。终于我向电话公司要求：如果来电拒绝显示号码，一律不接听，或进入“电讯箱”留言。

其间，电讯箱仍有不肯留言的沉默来电，没有号码显示。这个神秘人也许觉得没趣，就放过我了。

我自加拿大回港五年，现在一家广告公司当美术设计，包括天王歌星的 CD、爱情小说，或大公司周年纪念的一系列推广计划及纪念礼品。

才从一个在股票市场惨败，需卖楼套现救急的业主手上，超低价买入这七百多英尺的单位，把墙全拆掉，所有间格打通，以强化玻璃分隔睡房、大厅和工作间。我甚至把浴缸也扔弃，改用淋浴盆。

装修个半月下来，全屋没有一块砖是原来的遗物。我把一间俗套的房子，布置成自己的安乐窝，我终于自立了。

买这房子，是阿力介绍的地产代理特别留神。我以为阿力有点“暗示”，但他没有什么，只是忙自己的事。

我选用的颜色，是蓝、白、灰、黑。主调很冷，但墙上挂的，都是阿力的摄影作品——他不是名家，器材也不名贵，他喜欢拍“动”的东西，体育性强的，稍纵即逝的。一个男人游泳时背部如豹的肌理、几乎撞向民居的飞机……

他与我是两种人。

但我们是同类人。

一边听着 LOU REED 的《PERFECT DAY》和《SEX WITH YOUR PARENTS》，我摊开一地试用 APS 超广角镜头相机拍下的生活照，捕捉感觉。

仍未到“死线”，所以我的心懒散得很，把罐头洋葱汤干掉，吃了一条法国面包，羊奶软芝士也报销了，瘫痪在沙发上，电视正播放世界杯。

四年前，也是世界杯的大日子，我在铜锣湾一家酒吧认识阿力。那时我刚回港不久，我们晚晚泡在一起。但这几天，我的移动电话没有他的声音。他只来看过装修两次，像局外人，而我却把他的作品都放在当眼的地方。多配了一把门匙，还没交到他手

上——“我的大门随时让你打开”？这情形有点可笑。也可恨。

球赛在三十七度酷热的法国举行，足球无休止地动弹不安。我在冷气间渴睡起来。

然后我便睡着了。

如同所有前途无限的新中产阶级一样，在一个“茧”中工作、通讯、吃喝玩乐、睡觉。追求赏心悦目，但向往风平浪静。

我的房子简单、通透，很舒服——我只需头脑亢奋便成了。

忽地门铃响起来，是邮差送来挂号信。我看看钟，已经是上午十一时了。

那封信由银行发出。

我没有存钱在这银行，不是他们的客户。

银行通知我，保险箱到期了，请我去办理手续。收件人：“PAUL CHIU”，是我英文名字。不过我在任何文件上，都用“赵品轩”的译名，所以我怀疑这信不是给我的。

不理它。

隔了三天，挂号信又来了，务必要我去一趟。编号是 B237ZQ。

我没有什么贵重物品，也没有秘密，不需放进保险箱中。唯一家当是屋契，但做了按揭，当然不由我保管。我回了银行一个电话，告诉他们弄错了。

“没有错，赵先生，是这个地址——我们是依循留言通知你的。这留言是十年前所定的。”

“但我根本没租用过保险箱，也从未交费。十年前我还在加拿大。”

“你是赵保罗先生吗？PAUL CHIU？”